

由中越共談判看匪俄鬥爭

陳懷瑛

前言

中共與蘇俄的尖銳對立，已成為舉世重視的問題，最近雙方雖醞釀談判，俄方且與北平同時宣佈九月至十月將在莫斯科舉行次長級談判，但誰都知道，在目前這只是一種宣傳戰，因之當前匪俄矛盾中最主要的匪越關係，也經過了十一次談判，仍然停滯於相互對罵，毫無結果。據美國記者及國會議員最近訪問北平與河內的觀察報導，都認為匪越雙方隨時可能再發生新的戰爭，蘇俄也正從各方面加強對越共的支持，海軍并利用金門灣峴港不斷展開活動，如果匪越雙方的談判破裂無法得到妥協而再度發生戰爭，我們更會想像得到匪俄之間的談判，不但不會有任何結果，莫斯科為了支持河內，也勢將升高對北平的鬥爭。是以他們之間的談判結果如何？須看匪越之間的情勢演變如何？

衆所周知，中越共的分裂與衝突，乃莫斯科與北平之間矛盾衝突的延伸，它的任何發展，都與莫斯科克寧姆宮的決策與行動息息相關，匪越之間的衝突戰鬥，也可說是一項代理性的對抗，是一種試探性的挑戰與考驗。

由于中共之背叛莫斯科，乃使蘇俄轉而全力

爭取及支援越共發展，擺脫中共的掌握，重行建立俄共向東南亞伸張的基地，并不斷加強其實力，使之作為忠實的代理人與鷹犬。同時利用外蒙與北韓，積極形成對中共南北兩翼的包圍與夾擊形勢。共匪為突破蘇俄大兵壓境與整個戰略包圍，不惜採取低姿態，爭取勾結美日兩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并以「反霸」為號召，先縮訂「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繼之美匪建交，企圖組織一項新的「反蘇統一戰綫」，展開戰略上的「反包圍」。於是包圍與反包圍，便成為匪俄、匪越鬥爭的一幅新的錯綜交織的圖案，它們三角關係的演變與發展到今天，顯已超出了一般共產黨內部鬥爭的規律和意識形態的範疇，它們不僅是一個共產國家和另一共產國家為爭奪共產世界領導權力之爭，而且成為此一共產集團與另一共產集團的爭霸權與反霸之爭，為此乃致放棄其以往的謊言，向第三世界，第二世界以至一向被扮為「全世界最大敵人」的「美帝國主義」，進行勾搭，相互出賣，企圖騙取自由世界，以遂行其各自的陰謀詭計，致使馬列主義的思想理論體系根本破產。

可是，這些新的發展，并不意味着共產黨已經放棄其最後埋葬資本主義社會、赤化世界奴役

人類的最高目標，相反的，它們在相互矛盾與衝突中，利用自由世界的畏戰、姑息、妥協、玩牌的心理，分途并進，反而更為瘋狂的各自擴展其勢力。如蘇俄海軍勢力在亞洲與太平洋的伸展活動，俄軍的進駐古巴及阿富汗，中共軍力向中南半島邊境的擴展佈署，并利用美日的建交爭取支援其四個現代化的主要軍備擴展，越共也繼續加強其在高棉與寮國的軍力，希冀完成其統一印支三邦的意圖。在它們的相互鬥爭中，自由世界一無所獲，而它們却各自向前推進一步。這就是今日自由世界潛在的最大危機。為便於進一步說明這一形勢，我們應回溯一下匪俄、匪越以往的關係與歷史，現在與未來的演變，才能得到比較客觀而正確的結論。

蘇俄以往扶植中共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是蘇俄在「十月革命」後，國際共黨在歐洲遭受挫敗，列寧改變策略方向，以「民族解放運動」為號召，向東方展開進軍，冀望以此迂迴進攻資本帝國主義的後門（亦即以後毛澤東的所謂以鄉村（亞、非、拉）包圍城市（美國與西歐）的戰略），為此第三國際成立了東方支部，使革命的火燄在中國、在印度、在亞

洲各國燃燒起來。史大林在「不要忘記東方」一文中，更強調「對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源與人力必須加以有效的組織與運用，不能任由資本帝國主義摘取。」於是派遣第三國際東方殖民地運動專家維丁斯基來華，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在中共的原始黨章中也載明「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的支部」，莫斯科盡其全力在人力、物力、宣傳各方面對中共的成長與發展加以扶植，由莫斯科第三國際製成「關於中國革命」的決議與藍圖，直接指導中共黨徒執行。經過了四十餘年的血腥鬥爭，犧牲了無數中國人的生命財產，由上海、江西、到延安，從組織「蘇維埃」政權到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偽政權，均為蘇聯在幕後幕前一手導演。

最重要的階段則為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國對日抗戰開始，莫斯科指導中共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為宣傳號召，并由陳紹禹在莫斯科返國途中發出「八一宣言」，向政府宣佈輸誠，遵守四項諾言，宣稱「國共合作」，利用抗日的機會爭取存在與發展，使匪軍與其割據之「邊區」日益壯大，同時在日本投降之時，蘇聯紅軍進軍東北，阻止中國政府順利接收，迅速裝備徒手進入東北之匪軍，以與國軍對抗。根據莫斯科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廣播供認：蘇俄會將繳獲日本關東軍之步槍七十萬枝，各種機槍一萬四千多挺，大砲一萬八千多門，坦克七百多輛，飛機八百多架，彈藥和軍用物資庫八百多座，以及松花江繳獲之日本船艦供應匪，使其軍力得以迅速成長，以林彪之「東北民主聯軍」為主力，擴張為「四

野」向關內進攻，利用美國調停擴大全面叛亂，并以「局部和談」為幌子，分化瓦解，竊取了中國大陸，建立起偽政權，也是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在東方建立第一個共產國家。所以毛澤東當時曾在他的講話中強調它的成功，完全是蘇俄的幫助，因之中共要實行「一面倒」的政策，堅持要「走俄國人的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〇年二月，毛匪並親自朝俄，到莫斯科向史大林叩謝，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處處以蘇俄的附庸自居。於是蘇俄在一手扶持中共政權成立之後，繼之又成立了北韓與北越的共黨政權。使它的勢力伸張至太平洋以及東南亞地區，這是二次大戰後，整個亞洲形勢的大變化，迫使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集團勢力幾乎全部退出了亞洲，乃至引起朝鮮半島與中南半島的血戰。這是蘇俄支持中共成長在亞洲最大的勝利，正如美國已故總統甘迺迪所說：中國大陸的淪陷是自由世界最大的悲劇。

中俄共矛盾分裂的經過

匪俄之間的矛盾與分裂，是發生在史大林暴斃之後。在此以前，中共曾依據莫斯科的指使，出動所謂「志願軍」支援北韓的侵略南韓戰爭，蘇俄也全面援助共匪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三年三月且對中共原有的九十一項工業建設的援助增加為一四一個項目，使中共建立起它的初步工業基礎，同時派遣大批的顧問與工作人員，加強對中共的控制，一切一如東歐各附庸國家，北平匪偽也始終以馬列史的忠實信徒自居，可是

史大林死後，一九五六年二月，俄共第二十次大會，黑魯曉夫發動清算史大林運動，反對個人崇拜，提出「和平過渡」政策，因而引起共產陣營思想上大混亂，更打擊了野心勃勃以承繼史大林為目標的毛澤東個人獨裁統治的權威，於是毛匪乃用「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勉強同意俄共的反對個人崇拜，却進而指出史大林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繼之，又在「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九次評論，為史大林辯護，展開與莫斯科的思想論戰，是為匪俄矛盾分歧的第一階段。

一九六〇年四月中共藉列寧誕生九十週年紀念，又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的論文三篇，譴責俄共違背列寧教條走「修正主義」路線，自承為列寧主義的正宗，儼然以宗派之爭與莫斯科分庭抗禮，致為克里姆林宮所極度不滿，六月國際共黨會議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議，羣起圍攻中共，蘇俄隨即撕毀匪俄所締結的三百四十二個專家合同和補充書，及二百五十七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并撤退在中國大陸的一個三百七十多名專家，攜走工程藍圖，使中共整個國民經濟和科技發展陷於癱瘓。毛澤東乃發動搞「人民公社」，以「巴黎公社」為模式，企圖超越俄共的社會主義建設一步跨進共產主義天國，繼之，一九六一年毛匪進一步掀起「文化大革命」，指劉少奇為賣國賊，為蘇修走狗，楊尚昆等為潛伏的內奸；停止中蘇友協的一切活動，凡與蘇俄有關聯之事與人都受到嚴密的監管與封閉，直到一九六四年十月黑魯曉夫下台，匪俄雙方關係的惡化才出現了

一段靜止狀態，這是匪俄矛盾交惡的第二階段。

一九六四年十月布列茲涅夫登台之後，堅持召開國際共黨會議，對中共問題作進一步處理，一九六五年三月莫斯科不顧中共的警告，以及其它親北平共黨國家的反對，仍在莫斯科舉行了十九國共黨協商會議，呼籲「消除分歧團結對敵」，一致指責中共搞分裂運動，三月廿二日中共即發表「評莫斯科三月會議」，公開指責莫斯科新領導繼續黑魯曉夫衣鉢，「實行沒有黑魯曉夫底黑魯曉夫主義」，實行「三真三假」、「四聯四反」。在六月十三日中共又發表「把反對黑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等文，表示要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與俄共劃清界綫，鬥爭到底，絕不妥協。這是匪俄矛盾鬥爭的第三階段。

從此之後，一九六七年即在思想理論和政策路線，針鋒相對，嚴重的分裂，於是蘇俄乃採取了大軍壓境的方式，沿中國大陸東北與西北邊境佈署了最精銳的現代化裝甲部隊四十個師以上，在外蒙一帶及接近新疆地區，佈署飛彈基地，空軍兩千餘架。因而雙方不斷發生邊境衝突，前後報導不下一千餘次，而在一九六八年在東北發生的珍寶島事件，成為雙方軍事衝突的高潮。目前沿中國大陸北方一千餘哩邊境的軍事對峙狀態，大有隨時有引發一場戰爭的可能，美國參議員賈克遜最近訪問匪區，曾沿中國大陸蒙古新疆一帶觀察，也認為匪俄之間的軍事衝突最後無可避免。匪俄雙方在莫斯科的談判，亦以邊界糾紛列為主要議題，如果匪俄之基本關係無法改善，則邊界糾紛只會擴大而不會消除，這正是美國「玩中

國牌」的一個主要原因，而日本亦在此一次縫中被牽進為反霸的一環，導致蘇俄的反感。

中共與越共的合作及衝突

中共的成長靠俄共，而越共的經營與發展，則既靠蘇俄也靠中共，由於地緣關係，越共的存在與壯大，大半得之于中共的全力支援。自中國大陸陷匪後，滇桂兩省成為越共的後方基地，供應胡志明軍事行動的各種需要，并指導越共以「人民戰爭」的戰術，進行與越南和美軍戰鬥，而中共的鐵道運輸和工兵部隊，砲兵陸軍指揮人員，過去也都大量投入越南的戰場，所有蘇俄的軍火物資支援，亦均通過中國大陸而運至北越，毗連北越的雲南廣西兩省邊境，一直是北越共黨的庇護所。大陸人民的血汗為供給匪俄支援越共在中南半島的侵略戰爭，所耗費的人力物力，真不可以數計。根據鄧小平於六十八年十月廿一日所供認的支援越共的財力總數達三百億以上人民幣，李先念與韓忠龍也說由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一年，中共支援越共的兵工及其它部隊共約三十萬人以上，死傷數目也相當的大。另一「新華社」公佈：匪方對越共自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七年供應軍火物資計：三百多萬枝輕武器和機關槍，二億七千萬發子彈，三百七十多門大砲，一千八百八十八發砲彈，一百七十九架飛機，一百四十五艘船艦，其它糧食日用品不計其數，由於這些支援才使越共能與美軍及越南政府軍對抗，再通過中共倡導的日內瓦和談與巴黎和平談判，使越共在戰場上與會場上獲得雙重的勝利，打垮了以阮文

紹為主的越南政府，奪取了政權。無疑的中共在越共的暴力奪權的戰鬥中，北平確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可是當美軍撤出越南後，蘇俄即全力在幕後支持武元甲等的軍力擴張，大量的俄國顧問人員進入河內，海上的補給也源源而至，莫斯科與河內相互訪問人員頻繁，而此時中共則忙于內部鬥爭，無暇兼顧，於是越共親北平之一派力量削弱，逐漸一面倒向蘇俄懷抱，與中共日形疏遠，待一九七五年四月卅日越共佔領西貢建立統一的共黨政權之後，中共仍與越共訂立友好條約，反對越共與蘇俄訂約，却為范文同與武元甲等所婉拒，中共乃停止對越共的物資援助，中越共雙方自此公開交惡，蘇俄飛機予越共以大量的軍經支援，自一九七六年初匪越開始發生邊界糾紛與越南華人問題，雙方由宣傳上的指責而產生行動的衝突不下數百次，直到日匪簽訂和約，越共在蘇俄支持下進軍高棉，而中共公開支持波布政權，并派中央政治局副主席汪東興為首率代表團到高棉，揚言為波布政權撐腰，但未久越共即以閃電式的行動攻取了金邊，打垮波布政權，支持橫山林成立了新的棉共政府，莫斯科與河內馬上予以承認，同時越共派出五萬以上的軍隊進駐寮國，企圖建立印支三邦的聯合政府，自認為亞洲地區最大的威脅，也相應的削弱了中共對整個東南亞的擴張力量與影響。因之中共對越共在蘇俄支持下之勢力擴張，便成了寢食難安，鄧小平訪美，與美匪勾搭成功後，無形中給予匪方以新的鼓勵，一場所謂懲罰性的戰爭，終於繼越共對棉共

的火拚而迅速爆發，中共于二月十五日出動大軍，由廣西、雲南分四路進軍越南，經老街、同登、龍州直撲諒山，企圖一舉打倒河內，迫使越共屈服，不期經過兩週的戰鬥，越共利用民兵與游擊戰，不但阻止了中共軍的前進，且予入侵的中共軍以嚴重的破壞與打擊，雙方的傷亡與損失均甚慘重，蘇俄在拔箭張弓的虛聲威脅，如果不迅即撤軍，可能為時已晚，中共最後被迫撤軍，越共部隊亦重行佈署，這一場沒有結果的戰爭，對中共而言，尤其得不償失，白白的消耗了二十億美元，死傷達兩萬人以上（外電稱約五萬人左右），損失大砲百餘門，坦克五十餘輛，鄧小平所稱的予越共以教訓，結果却完全暴露了中共紙老虎的真像，徒然使越共對中共之仇恨加深，藐視北平而更傾倒于莫斯科，成為中共邊患的隱憂。

蘇俄在匪越戰爭中的收穫

今年（一九七九年）二月由中共所發動的對越戰爭，世人皆知乃是共匪對克里姆林宮一項間接的對抗，鄧小平在北平招待外籍記者時亦公開揚言，「大家之所以對東方的古巴的縱容，就是一個怕字，既要反霸就不怕。」十足反映鄧小平在訪問美日返回大陸初期的志滿意得狂態，沒想到很快便碰得頭腫臉青，蘇俄不僅利用此一戰爭，打擊了中共的聲勢，也測驗了美匪日三角勾結的「反霸」聯合戰綫的虛實，進而使越南、高棉、寮國印支三邦在蘇聯的支援下，更緊密的結為一體，形成對中國大陸更嚴密的包圍，蘇聯海軍公開進入金蘭灣、峴港，并在太平洋與印度洋之

間更加活躍，美、日及東南亞各國同感威脅。因之，評估此次匪越的衝突與戰爭，可以說是俄共幕後煽風點火一大成功。莫斯科未動一兵一卒，却坐收其利。所以中共副主席之一的陳雲在今年四月間，中共中央工作檢討會上說：「對越南的戰爭，在某些方面，我們實際上反而幫了越南的忙」，既無任何實際所得，亦未達成迫使河內屈服從高棉撤軍，反而被共產集團各國及世界輿論，一致指為侵略、好戰。甚至連一向參差在北京的前東埔寨流亡國王施亞弩也離開北平，搬到平壤去住，充分顯示中共不僅在軍事上失敗，政治與宣傳也都失敗。於是它只有以更加靠攏美國的姿態以為威脅。連續的邀請美國副總統孟岱爾、參議員賈克遜以及前總統尼克森等先後訪問北平，藉以壯大聲勢，孟岱爾在北平聲明的：「一個安全而現代化的中共符合美國的利益」，和承允貸二十億美元為中共打氣撐腰，無疑的也引起蘇俄更大的注視，真理報指稱：「孟岱爾的聲明是對中共侵越計劃的鼓勵」，同時認為：「中共正在積極準備對越南進行新的侵略」，蘇俄當然要針對美匪此一新的勾結而佈署它下一步的棋子，使美蘇、使匪俄的對峙都將更為尖銳。

匪、俄、越的談判與鬭爭

無論雙方的關係如何發展，形式上的談判仍將進行。可是不管是莫斯科與北平將來的談判，或者北平與河內的談判，目前的情勢都較前更為複雜，而且牽涉到許多錯綜的國際問題——美匪、美日、美蘇、以及第三世界和東南亞國協多方面

的利害關係，却在醞釀新的發展。民主國家與共黨集團也都在分別進行安排。美國開始再予泰國支持，高棉殘餘的波布政權也重獲中共的補給與支援，寮國邊境中共又裝備了一批苗人的游擊部隊，施亞弩也在北韓進行與各方面的連絡。蘇俄除了加強越共的力量，並增加其對寮共的支助之外，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活動與部署，似乎都採取積極的行動。

表面上，匪越在北平談和，匪俄又在莫斯科談判，在暗中，三方面却在調兵遣將，中共似有準備再一次的予越共以教訓，而河內已早已下令全面動員，迎接新的戰爭，寮國邊境極有可能成為新的衝突焦點。整個形勢，真可以說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我們都知道：共產黨人的所謂談判戰術，就是對敵人鬥爭的另一手法，以談判拖延時間，爭取更有利的時機，企圖在戰爭行動前製造有利的宣傳，以便利其解決問題達成其目的。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匪俄的矛盾一天未解決，匪越之間的衝突也不可能息止，越棉共乃至整個東南亞共黨內部的鬥爭，和中南半島的緊張局勢，更不會鬆弛，有如一顆定時炸彈，只是點燃引綫一觸即發。

是以今日匪俄之關係，匪越之衝突，端看自由世界（主要是美國）對俄、匪、越三角矛盾關係之認識與處理以為定，如果美、匪、日勾結愈緊，對中共進行四個現代化之支持愈力，則蘇俄與越共聯合加諸中共之壓力也愈大，對東南亞之擴張則愈益積極，如果美國繼續當前卡特政府政策，幻想以匪制俄，玩中國牌，則隨時可導致新

的災禍發生，若為自由世界和人類真正和平福祉計，民主國家上上之策，最好是望山觀虎鬥，它們是大打也好，小打也好，任由它們自相解決。因為共產黨國家不會與自由民主國家有真正平衡的共同利益，孟德爾的聲明顯然是絕大錯誤，一個強大的蘇俄固然是自由世界的威脅，一個暴力集團的中共將來壯大，將比蘇俄對自由世界為害更大，同時更須預防匪俄為了對付其潛在的共同敵人——資本帝國主義的美國，先玩玩美國牌，最後來一個聯合對美，則噬臍莫及而悔之晚矣。



壺天錄

百一居士著
定價三十六元

自劉向著七略始有小說之名，唐宋而還，遞相仿倣，降至今日，博學者極意研思。大率矜言奇異，俾世人耳目一新，烏足資興感哉。

本書顏曰壺天錄，蓋壺之為器也，以壺中而論天，則不啻坐井觀天之喻，然所見雖小，人生百年孰不同此壺中之歲月，一壺雖小，天人造化萬事萬物之理，而翕受於其中，遠窺六合，近徵一室，要皆可以壺天該之也。

小說者，興感於天道之有常者，驗之忠孝節義，炳若日星；即推之災祥禍福，感應昭昭，亦天理所當然，而可以修德自省矣。豈徒山川之縹緲，鬼怪之離奇為足以悅乎耳目而已。

今之小說，業收容西潮種種觀念與技巧，鄉土見聞，茶餘稗史之信手錄之，俱已少見，近「中國文學大系」即曾揭言大旨。惟若壺天錄所收諸見聞，可導引讀者重味古典氣氛，茶餘酒半讀之，尤可釋心胸，破積悶，故本館推介於諸君子。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